

男梦

弘魁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I247.57
H3891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* 2 0 9 5 0 3 1 5 2 *

I247.57

H3891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男 梦

弘魁 著



950315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梦/弘魁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4. 1
ISBN 7-5004-4316-1

I. 男… II. 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0858 号

责任编辑 郭晓鸿
责任校对 李小冰
封面设计 赵 馨
版式设计 戴 宽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	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	邮 编	100720
电 话	010—84029453	传 真	010—84017153
网 址	http://www.csspw.cn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盛华印刷厂	装 订	海东装订厂
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	印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		
印 张	12.75	插 页	2
字 数	330 千字	印 数	1-7000 册
定 价	19.00 元		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一 平步青云 1
 财主家四代不生养……拉拉成了财主家的少爷……弯弯气得肝疼，转转恨不能杀死拉拉……
- 二 祸起萧墙 40
 腊月里给拉拉成了亲，新媳妇秀兰美得赛天仙……秀兰害娃了……王茂全在天津被妓女害死，财产全丢了……
- 三 又做新郎 79
 秀兰难产死了……拉拉妈赶奶，居然把福祥喂得很胖……拉拉再娶，二回比头回还风光……
- 四 晴天霹雳 120
 为了得儿子，拉拉想尽一切办法……福祥忽然得暴病死了……风水先生说：头顶高悬一把刀……
- 五 虎狼兄弟 160
 转转放火想烧死拉拉……弯弯把拉拉送进牢房，说他私通八路……淑贤把拉拉赎了回来……
- 六 男精女血 200
 神婆说淑贤的子门未开，要打门……



目

录

旁人的子宫是个葫芦，淑贤的子宫是簸箕……

七 争夺过继 230

弯弯想把财喜给拉拉……改改说：要男娃不如要女娃……巧女一连气要下四个男娃……

八 巧斗心计 264

转转称心如意，把女儿给了拉拉……巧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……弯弯上了巧女的当……

九 苍天有眼 295

巧女得逞占了上房……弯弯妈被烧死了……巧女成了寡妇，弯弯和转转解了恨……

十 命运传承 326

福瑞是个榨油把势……好好过门就想当家……淑贤成了受气包……拉拉装聋作哑……

十一 原来如此 368

好好七年不育，淑贤抬起头来……大夫说吃的油有问题……小两口吃小炒就能要娃……

十二 喜筵悲情 388

好好有了喜，淑贤被气死了……拉拉坚持过满月……酒席吃不下去，拉拉来到坟上……

后记 405



男
梦

一 平步青云

拉拉一辈子无儿，好不容易要个儿子，娶下媳妇，七年才生下一个孙子，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？可是谁也想不到，在给孙子过满月的时候，拉拉竟然一头撞死在老婆的墓碑上了！这事儿说起来真是日怪得很，要想知道起始缘由，还得从民国二十四年说起。

那年刚入冬，天还不太冷的时候。在山西省晋南中条山以北，塔儿山以南，有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叫王山底，村里多数人家姓王。在一片黑压压的土坯房之中，独独地冒出一座磨砖对缝、雕梁画栋的好房子，这户人家的主人就是王茂全，他是村里惟一的财主。都说穷人眼热财主，岂不知财主也眼热穷人。原来，王茂全屋里有他这一辈儿，已经是四代人不能生养了。近百年来，这个院子里一直就没有听说过娃娃的哭声！王茂全已然是五十岁的人了，茂全老婆也四十六七了，早就没有生育，这辈子生娃是没了指望，于是两口子又开始盘算过继的事儿。王茂全有个族弟名叫王克伦，精明能干会算计，外号人称“二相公”，还会写几个字，这在村里便是难得的



平步青云



男

梦

了。不管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都是快请二相公去。所以，王茂全把过继的事儿也托付给了二相公。说是帮忙，哪能没有好处，二相公心知肚明，自然是巴不得的，当天夜里他就跑到王满堂家说了这事儿。不晓得王满堂婆夫俩商议的咋样，估计没啥麻搭，四个男娃给出一个去还有仨，这对于光景并不太风光的王满堂来讲，应该算是一件大好事儿。常言说得好，娶媳妇盖厦，提起来害怕嘛。此时正是傍黑儿，天空十分晴朗，夕阳西下火烧云。在落日的余晖中，王山底村蒙着一层橘黄色，乌黑的老瓦屋顶之间炊烟袅袅，地里干活儿的汉子们还没回来，各家的风箱已经呼嗒呼嗒地响起来，女人们开始做饭了。看看日头就要落山，干了一天活儿的人们陆续收工了，纷纷跟在牛屁股后头，从河滩里往上爬。王满堂家养的那头黑犍牛越走越快，已经四十岁的王满堂在牛屁股后头紧追，不免有些气喘吁吁，于是骂道：“这贼日的东西！下地的时候一步三摇，可不情愿哩。一说回屋，蹿的比老子还快！妈日地！”走到村口的时候，和王满堂年纪相仿的二相公，披着一件青布棉袄正立在道边等着，见王满堂走到跟前就问他：“喂，王满堂，夜黑儿我跟你说的哪话，你婆夫两个商议了没？”

听见二相公的话，王满堂止住脚步，不放心地盯着黑犍牛走进了自家院子的大门，这才回过头来对二相公说：“商议啦。你说的倒是件好事情，可闹得我屋里翻了天。老大老二争着要去，恨不能打破了头，我两口子也闹不清给他哪一个好啦。”

听王满堂这么说，二相公顿了一下，他实在是心疼这个机会，可又没有一点儿办法，便叹口气说：“咳，这事

情你我都做不了主。这是天大的好事，让你摊上了。我家秃憨憨没福分，我娃要是头发，这好事可就轮不上你了，这是天意，没法子。依我说，你这四个娃让他挑让他选，挑上哪个算哪个，挑走一个少一个。你说不是？”

王满堂连连点头称是：“对，挑上哪个算哪个。当然是给人家好的，还能给人家歪的？”

二相公也说：“自然是选好的嘛，人家看上哪个是哪个，你说不算，我说也不算。”

其实，秃憨憨就是有头发也不可能给王茂全过继，人家也不会要的，因为二相公只有这一个娃，这是明摆着的实情。王满堂心里明白，把自己的娃给王茂全过继，二相公心里酸溜溜，不是滋味。可是不管咋说，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件好事，所以没必要点破，王满堂连连点头：“嗯，是这话，是这话。”

二相公扭过头去看一边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按说大小事情他管得很多，一来除了王茂全和茂全老婆，他是村里惟一识文断字的人；二来给谁家管事也不会白管，不得银钱也得东西，顶不济还落个人情。只是给王茂全过继的事，管起来不晓得心里咋这么别扭。其实他自家心里很明白，过继是好事情，可这好事情摊不到自己头上，谁叫自己只有一个独苗苗呢，没法子。夹起肥肉往别人嘴里送，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儿，可是又没有一点儿办法。唉，为了得俩钱儿，干这卖屁眼的事儿！他回过头来对王满堂说：“那，我就这么给他回话啦？”

王满堂忙答应说：“能行，这事情全凭你啦。”于是两人前后脚进村，各回各家了。

王茂全的老瓦屋修盖得十分齐整。院子分内外





男
梦

两进，里院五间北房，三间东房，三间西房。外院原本也是五间北房，中间是过厅。后来听风水先生“要想人旺财旺，就得院子宽敞”的话，把前院的北房和过厅拆了，垒了一道墙，砌了个二门，二门两边一人高以上砌着花墙，里外可以互相望见。外院也是三东三西，倒坐四间南房，甩出一间是大门。大门外一对青石狮子，被人们摸弄得油光锃亮，如同墨玉一般。大门上方的门楣以及匾额四周，满雕着福禄寿喜和花草的纹样，太阳下了山，便看不太清楚了。这座宅院是王茂全的前辈先人，于清朝道光年间往天津跑买卖赚钱盖下的，在方圆十里也是数得着的好宅院。王茂全是村里惟一的财主，只是财旺人不旺。因为没有人，所以他家不置田产，一向在天津做生意，财产大头儿在天津，家里只有这座宅院。

茂全老婆的娘家也是生意人，家财与婆家相当。先前嫁过来的时候，有个陪嫁女，使唤了十几年便嫁人了。娘家又送来个小丫头，因脸上有块核桃大的黑记，便随口叫了个丑丑，丑丑跟着茂全老婆也十多年了。名字虽然叫丑丑，眉眼其实并不丑，已经长到十八九，成了大姑娘，因脸上有这块黑记，也不太好寻下家，这就成了茂全老婆的一块心病。丑丑心里着急，也不敢显露出来，只有安心伺候好主家。身为使女，平时察言观色，丑丑看茂全老婆是个软心肠的人，而且也一直想着自己的事，自己只能尽心尽力尽本分，一切全靠主家了。

眼下正是做晚饭的时候，丑丑在厨房里炸馍馍片，油锅翻滚，油烟里看不清人。丑丑炸好馍馍片，将油锅端到一边，把饭菜端进北房摆在桌上，王茂全夫妇坐下吃饭，丑丑便悄悄退了出去。

只一炷香的工夫，王茂全就吃饱了，他将碗筷放下，从腰间解下小布汗巾抹抹嘴，用取灯儿点着洋蜡，呼噜呼噜地抽起水烟来。王茂全虽然快五十了，看上去也就四十岁，身体保养得很好，圆圆的脸，又短又粗的脖子，宽宽的脑门放红光，和善的眼睛乌油油的很亮。他盯着摇曳的烛光，像是在想什么心事。当地习俗，女人嫁了男人，没有娃的时候以男人的名字为自己的名字，生下娃之后以娃名字为自己的名字，在娃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“妈”。比如王茂全的老婆就叫茂全屋的，但是后面的“的”字往往被省略掉，所以王茂全的老婆便被人称做茂全屋。这时茂全屋正坐在王茂全的对面吃饭，她只比王茂全小两岁，也显得很年轻，白白细细的皮肤，光光亮亮的发髻，因为一直没有生养，腰身还像个大闺女。茂全屋见男人吃好了，她也放下碗筷，一边掏出手巾擦嘴，一边向屋外叫了一声丑丑。丑丑走进来不问什么，只顾低头收拾碗筷，她一向不爱说话，有王茂全在家，更不多说话。茂全屋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菜不要剩下，你吃了吧。”丑丑答应一声，端着盘碗走了出去。

茂全屋喝了一口茶，漱了漱口，走到门口吐到台阶下，回身见王茂全正在用牙签剔牙，便说：“吃好啦？今夜黑你又吃的不少，炸了两个馍，我一片都没吃，你倒吃的精光。”

王茂全漫不经心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放下牙签，点燃水烟吸了一口，吐出烟气随着说了一句：“回到家里，一天啥也不干，还怪能吃。”

“能吃就能闹人！”茂全屋佯嗔地望着王茂全，眼神里却充满着温情。见王茂全端着水烟袋探着身子往烛台跟前凑，茂全屋连忙将烛台往王茂全跟前推





男

梦

了推。王茂全看也不看老婆，眼睛直直地望着院子里抽烟，抽了两口，鼓起腮帮“扑”地一口气，将烟灰吹出去，一面装烟一面问老婆：“二相公是说吃了饭就过来么？”

茂全屋答应道：“啊，后晌跟我说的。才刚他娃秃憨憨从咱门上过，我还特意叮嘱他，叫他告诉他大，别忘了今夜黑到这院里来。”

到底是山里农村人，有文化也没见识。王茂全不满地扫了老婆一眼：“人家娃有名字，不叫人家的名字大栓，偏叫人家秃憨憨。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村里人乱叫，你也跟着瞎说。”

茂全屋看看王茂全的脸色，连忙低下头，陪着小心小声解释说：“咳，这不是背地里么。再说，他大他妈都秃憨憨、秃憨憨地满街喊。倒是这娃也不在意，难得他倒心宽。”茂全屋说着，立起身从条案上拿起茶叶筒问男人：“要不，我现在就让丑丑烧开水，先把茶泼上？”因为自己不生养，只有两个人的时候，茂全屋伺候王茂全，低声下气毕恭毕敬，像个使唤丫头一样。

王茂全心里有事，呆呆地望着洋蜡那摇曳的烛光，随便答应了一声，没说话。

“丑丑。”茂全屋叫。

“哦。”

“茶壶搭上。”茂全屋吩咐完，见男人心里有事，也没敢打搅。

丑丑正在厨房里吃饭，听见茂全屋呼唤，连忙答应了一嗓子，当下放下碗筷，把茶壶灌满搭在炉子上。然后坐下来，紧扒拉几口吃完了饭，把案板收拾完，看看茶壶里的水还没烧开，又忙着洗碗刷锅。

秃憨憨今日从地里回来迟了些，二相公屋里的饭吃得就比旁日晚了些。吃过饭，二相公也没顾上抽烟，从家里出来直奔王茂全屋来了。一路上，他倒背着手，嘴里哼着眉户，不紧不慢地在黑乎乎的巷子里走着，心里却盘算给王茂全办这事情，王茂全会给他多少好处。来到王茂全的门前，他抬起头打量着高大气派的门楼，心里实在琢磨不透，为啥这个门里的女人，全都不会生养呢？这是咋尿日鬼的？一个两个不会生养，这还能让人想得通，咋个个都不会生养呢？他实在是想不明白，忍不住摇摇头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咳，多么好的一份光景，咋就辈儿辈儿不会要娃呢？满堂的娃贖受这份家业，也不晓得是福还是祸，若是再不要娃，可就是第五辈儿啦。这事情可真是日怪……”说着抬起手拍打大门上的门环。其实大门没有插，二相公不晓得。丑丑听见门环响，连忙擦着手跑来拉开门。

二相公低声问丑丑：“他婆夫两个在屋么？”倘若不是脸上有块黑记，这女子当真眉眼生得不赖哩，俩人一块儿往里走，二相公偷偷瞟了丑丑一眼。丑丑低着头回答说“在哩”。二相公便抬腿进了北屋，打了声招呼：“茂全哥，吃过了么？”王茂全笑着立起身来，指了一下椅子说：“来来来，克伦。吃过了，你哩？坐。”二相公随口答应着坐下，从腰间解下烟布袋。王茂全将自己的水烟袋推过去说：“吃这个吧，上好的曲沃小包烟，不咳嗽。”二相公嘴上虽然说：“哎，带着哩，带着哩。”还是忍不住将自己的烟袋别在裤腰上，端起王茂全的水烟袋来，装上一锅烟丝，对着洋蜡深深地吸了两口，十分惬意地吐出烟气，然后转着头观看屋内的陈设。





男

梦

堂屋迎门是一张八仙桌和一对太师椅，后边有一个八尺长的翘头案，都是榆木大漆的，被丑丑擦得明光锃亮。正面墙上是一幅镶在镜框里的中堂，画的是福禄寿喜；两边是对联，上联是“天大地大风雨大”，下联是“福多寿多子孙多”。翘头案中央摆着一个红木透雕插屏镜，镜子两边摆着一对青花双喜瓶和福字坛，取平平静静、团团圆圆的意义。堂屋两厢门边各摆着一对红木梳背坤椅，茂全屋微笑着坐在一把坤椅上，一会儿看一眼男人王茂全，一会儿望一下二相公，悄悄地一言不发。

二相公只顾摇头转脑地东张西望，王茂全心里可有些不耐烦了，心说：我请你狗日的干啥来了么！和个没事人一样，咋？还拿糖是咋地。可是又不便发作，就像嗓子痒痒一样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二相公是个伶俐人儿，当下醒过闷儿来，连忙回过头来对王茂全说：“茂全哥，前日你说得那事，我给你打问了。要说咱这村里，还就数王满堂屋里人丁兴旺，他那四个娃一个比一个差两岁，个个生得眉眼周正，身板儿结结实实。大的叫弯弯今年十九，二的叫转转十七，三的叫拉拉十五，小的叫拽拽，今年也十三啦。我把这事情和他婆夫俩一说，咳，他俩美炸啦！夜黑我已经问清楚了，满堂两口子已经商议妥了，要大要小都能行，由着咱挑……”

哦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王茂全若有所思地答应一声。王满堂两口子为人忠厚，家境又不太风光，四个男娃就是给出一个去，倒是也无妨，何况又是在本村，啥时候想见啥时候见。虽然不会像二相公说的那样美炸了，总也不至于伤心到什么程度。茂全屋小心翼翼地膘了一眼男人，扭过头问二相公：“那，钱

的事你问了么？”

二相公回头看了茂全屋一眼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没说的。莫说你给他三十块大洋，你就是一块洋不给，他也巴不得把娃给你送上门来呢！这不是天大的好事？再说，他婆夫两个的为人我晓得，没麻搭。要哪个，你只管挑就是了。”

王茂全这才放心地靠在太师椅上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这么说，就由着咱挑啦？”

二相公的样子，好像是在挑他的娃，他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保证：“你只管挑！弯弯，转转，拉拉，拽拽，看上哪个算哪个，要哪个都能行。”

话虽然这么说，理可不是这么个理，王茂全想了好一会子，摇摇头说：“唉，哪有老大给人过继的道理，老大自然是不行的。老二么，我看那娃有些奸诈。俗话说老大是米汤，老二是曹操，老三是捣操。这个老三就是调皮捣蛋些。这些年我每次回来，眼看着他长大，样子倒是还厚道。这个老四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茂全屋忍不住连忙插了嘴：“这个老四万万要不得！混头儿得厉害，一码不透气！一哭起来就满地打滚，没个完，还咬他妈哩！”这阵势她是见过的，无论如何不能要老四！要过来，先不说日后长大了咋样，眼下自己就惹不起。不管咋说，娃过来是要和自己在一起的，这个事情非同小可，该说的时候不说，过后就没了说话的机会，茂全屋不管男人高兴不高兴，先把自己的意见说了出来。见男人也不住地点头，茂全屋心里这才踏实了。

屋里几个人说着话，二相公的儿子秃憨憨挑着一担水进了院子，晃着膀子走进了西房。秃憨憨大名叫王大栓，不晓得是啥原因，十岁时好好地脱头



发，脱来脱去，脱得头上只剩下几根，于是人们就“秃秃秃，秃秃秃”地乱叫喊，虽然是个浓眉大眼身强力壮的好后生，十七八了却没有人给说媳妇。他给王茂全屋担水已经三年了，担一年水给十块大洋，这对于二相公虽说不是很大的进项，但是在村里来说，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再说娃年轻，力气不用也攒不下。二相公仗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，早早就把这桩事情揽下了。所以，秃秃秃三天两头走王茂全屋里。丑丑一见秃秃秃送水来了，连忙掀开水瓮上的盖子。秃秃秃倒完水，看了一下水瓮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：“水还多哩。”

丑丑当下答道：“哦，明日再说吧。”

秃秃秃回头看看丑丑，似乎想说什么。丑丑低下头不言语，秃秃秃也就没说话走了。两个人年龄相仿，孤男寡女的，丑丑不愿意让主家说出啥来。但是她看得出来，秃秃秃对自己有意思，总想寻个机会跟自己说话。尽管秃秃秃没头发，丑丑还是很中意他的，自己脸上有这块黑记，还能找啥样婆家？何况秃秃秃眉眼并不丑，光景在这村里除了王茂全，二相公就是第二家。但是这事情自己做不了主，根据平日的观察，她觉得茂全屋是个心善的人，她想着只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，主人是不会亏待自己的，所以她坚决不做出格的事，连想都不去想。

这时，北屋里的谈话还在继续着。权衡了好一会子，王茂全又认真地比较了一回，最后终于下决心要王满堂的老三拉拉给自己过继。二相公看茂全屋没有做声，晓得这屋里的啥事情，只要男人在屋，女人便做不了主，而且她刚才已经说了不能要老四，要老三想必她是不反对的，就试探地问：“要是你俩寻



男

梦

思妥了，老三就老三，我看能行。明日早起我就送过钱去，把人领过来，咋样？”下边的意思就不用再说了。

王茂全向老婆努了一下嘴说：“取钱去吧，再多拿两块啊。”

茂全屋答应一声走进里屋，过了一会儿，手里托着银圆走出来，放在王茂全眼前。王茂全将银圆摆成三摞，一摞十块，另外余出两块。他把那三摞推到二相公面前，然后把那两块推给二相公，说：“这是给你的，不要嫌少啊。”

二相公原先划算王茂全能给他五块钱，不料只给了两块，虽然有些失望，但他不是那种沉不住气的人，连忙立起身推让：“你看你，咱谁和谁呀？你咋还给钱哩，你看你，这是闹啥哩。”

王茂全笑了一下：“还能让你白受累白跑腿，只是怕你嫌少，心里不喜欢哩。”

二相公连忙摇着头说：“啊呀！不少不少，可是不少。旁人的事情放在一边，茂全哥的事情，就是一块洋不给，也情愿着哩！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拿上了，免得让你说我嫌少。”二相公立起身将钱装进怀里，说：“那么，我这就送钱过去，明日早起把人带过来。茂全哥，你只将字据备好就是啦，我走了。”

茂全屋忽然小声“哎”了一声。二相公停住脚步，不晓得她还有啥话说，便盯着她，等她的下文。茂全屋回头看了一眼王茂全，小声说：“不咋。我想问问，你家秃憨憨说下媳妇了么？”

一听是这事情，二相公心中一喜，以为茂全屋要给他娃保媒，连忙说：“哪有哇？没有哩。娃没有头发，不好说哩。你咋？有合适的？”



不料茂全屋却垂下眼皮说了一句：“不咋，我随便问问。”

听了这话，二相公又有些失望。但是，有一线希望也不能放弃。于是他仍然陪着笑脸说：“哦，有合适的你可要给咱娃操个心。要是没啥事，我就回呀。”然后抬脚走出屋门。

王茂全立起身只送到屋外，说了一句：“那我就不远送了。”丑丑早已打开大门立在门边，二相公出门去了。王茂全立在北房台阶上望着丑丑关大门，茂全屋坐在屋内望着王茂全的后背。丑丑关上大门头也不抬，径直进了西房，返身将房门插了，王茂全这才回身进了北屋。平日王茂全不在屋的时候，丑丑是不插西屋房门的。但是，只要王茂全一回来，丑丑到了夜晚就把西屋房门插上，王茂全心里明白，这一定是老婆吩咐的。在椅子上坐下来，王茂全问老婆：“你才刚问他娃说媳妇了没有，是啥意思？”

茂全屋看了一眼西房说：“丑丑也不小了，终不能老养在咱屋里。我见那娃怪仁义，有心把丑丑给了他，不晓得人家情愿不情愿。”

王茂全立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，想了一会儿说：“哎，你还别说，倒是也般配。他秃憨憨没头发，咱丑丑脸上有块黑记，俩人半斤对八两，谁也不要嫌弃谁。”

刚才还嗔怪自己叫秃憨憨，这会儿他也叫上了秃憨憨，茂全屋微笑着瞥了他一眼，接着话茬儿说：“就是么，我也是这么想哩。咱屋里人手少，我不情愿让丑丑走得太远，把她给了秃憨憨，日后我也有个帮手。先办完了咱的事情，她这事往后再说吧。你瞌睡么？”



男

梦